

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雨林里的那抹红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

鹦哥岭上 起义群众与敌血战

在历史上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曾被称为“宝亭营”。94年前，一批共产党员在此与敌人交锋，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1928年3月26日，叛徒王昭夷以商谈“反攻藤桥事宜”为名，邀请中共崖三区委党政领导到他家（位于保城镇什聘村），并备餐招待。李茂文、张良栋、陈可源及交通员赖亚焕四位同志不知其计，按约定时间率队来到王昭夷家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。由于我军毫无防备，加之弹药缺乏，无法抵抗敌人的凶猛进攻，除少数同志杀出重围侥幸脱险，当场牺牲100多人，被捕约200人。红军补充连连长陈保甲因脚伤未愈不能走动，敌人企图活捉他，他坚决反抗，最后饮弹自尽。

事件发生后，张良栋的妻子、崖三区妇委会主任李逸芬被押至藤桥，敌人对她使用酷刑，抓她游街，她坚贞不屈，一路高呼革命口号，直到在敌人的刺刀下就义；李茂文的胞弟李茂松被关进崖城监狱，敌人严刑拷打，迫降诱降，他不为名利所惑，在就义前嘱咐母亲、妻子、嫂嫂“要跟共产党走，坚持革命到底”。

横跨琼中、白沙、五指山、乐东四个市县的鹦哥岭，是海南第二高山。79年前，黎族起义战士和国民党顽固派派出的军队在鹦哥岭上血战了10多天。1943年8月白沙起义取得初步胜利，9月底，国民党顽固派兵分三路向白沙反扑，在黎村苗寨实行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，起义群众伤亡惨重，眼看已无力抵挡，王国兴带领起义群众撤到鹦哥岭继续坚持斗争。

当时，敌人封锁上下鹦哥岭的山路，烧毁岭下村庄的房屋，切断了起义群众和外界的联系。山上缺衣少食，生存环境恶劣，很多起义群众染上了疾病，没患病的也骨瘦如柴，死神时刻威胁着他们。为了扭转危局，10月初，起义首领王国兴、王玉锦等10多人到位于热带雨林中的红毛乡（今红

毛镇）什兵村开会，大家商议后决定寻找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拯救黎族苗族人民，成功保卫了白沙起义的胜利果实，为黎族苗族聚居区解放找到了正确的道路。

尖峰岭下 多方配合围点打援

乐东县城抱由镇离尖峰岭不远，74年前，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围点打援战斗的胜利，标志着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建成，为琼崖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1948年6月初，龟缩在县城抱由镇的国民党县府官员、自卫队和榆林要塞援兵共400多人，被琼崖纵队围困10多天后，穷途末路。为了得到粮食，敌人决定到附近的扫水村抢粮。6月6日清晨，抱由镇守敌留下100多人守城，其余全部出动去扫水村抢粮。收到情报后，琼崖纵队决定：由驻扎在扫水村的第一支队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吸引敌人进攻，主力部队则迂回包抄，切断敌军退路，将其歼灭。从抱由镇墟到扫水村需途经一条小河，部署在河岸上的我军一个班与敌人接触后立即撤走。敌人以为只是小股部队骚扰，追过河后直奔扫水村。在扫水村外围，琼崖纵队政治部主任王白伦随部队在白沙转战时，积劳成疾，急需补充营养，但他坚持和大家同甘共苦。儋县县委派人给他送去几斤大米，当勤务员给他送来一碗不加野菜的稀饭时，他马上问：“哪来的大米，大家都一样吗？”在他的再三追问下，勤务员只好说出了真相。他说：“大家都饿着肚子，你们却给我搞特殊，这样行吗？”接着他命令勤务员把这碗

稀饭倒进大锅同野菜混在一起煮。官兵们知道此事后，无不被他的行为所打动。10月，王白伦身患疟疾，仍然坚持开会，布置儋县、白沙、临高等地的战时任务和民众工作。大家看他实在支撑不住了，便劝他先去休息。他回复说：“你知道吗，革命处于紧急关头，是你死我活的时刻，我能有心休养吗？工作不布置好，我就不放心，死也不瞑眼。”由于病情恶化，1946年11月5日王白伦在白沙阜龙乡与世长辞。

1946年秋天，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刘秋菊因积劳成疾，身体很虚弱。在进军五指山区时，她鼓励战士们说：“我们进军五指山，党中央、毛主席非常关怀我们琼崖革命斗争。要我们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，迎接全国大反攻。这回咱们得好好干，不能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咱们的期望。”这次进军，战士们目睹了海南黎族苗族聚居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下，到处一片荒凉，许多人饥寒交迫，有的孩子十五六岁了仍没有衣服可穿，光着身体。刘秋菊揩着眼泪对战士们说：“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现实见证，同胞们受到的痛苦是多么深重！凭着这一点，我们不消灭反动派，就不配叫革命者。”不幸的是，1949年8月24日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刘秋菊在五指山病逝，年仅50岁。

巍巍青山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现如今，热带雨林中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依旧在传颂！我们探寻绿色雨林的红色基因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，让它散发出独特的人文光辉。同



王白伦画像。



刘秋菊。

白沙荣邦乡俄朗村革
命根据地遗址。

乐东扫水战斗遗址。